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1902617@hotmail.com或tk1902617@gmail.com。

滿天壯麗的霞光

——今年十月在高雄參加余光中先生的活動

□黃維樑

六月中旬我與家人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，四個多月後我再到高雄，這一次乃爲余先生九十歲（虛歲）慶生會兼《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》發布會而來。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從深圳到香港到高雄到城中左岸愛河邊的余家，一直「大步流星」。

與詩翁相見，他身體瘦弱，行動遲緩，和六月時差不多。日月逝於上，往昔清瘦而健朗的詩人，體貌衰於下，有如是者。去年七月摔跤受傷，後遺症竟如斯嚴重。詩翁頭腦還是清晰的，余太太則如常清麗健談，雖然也已經八十多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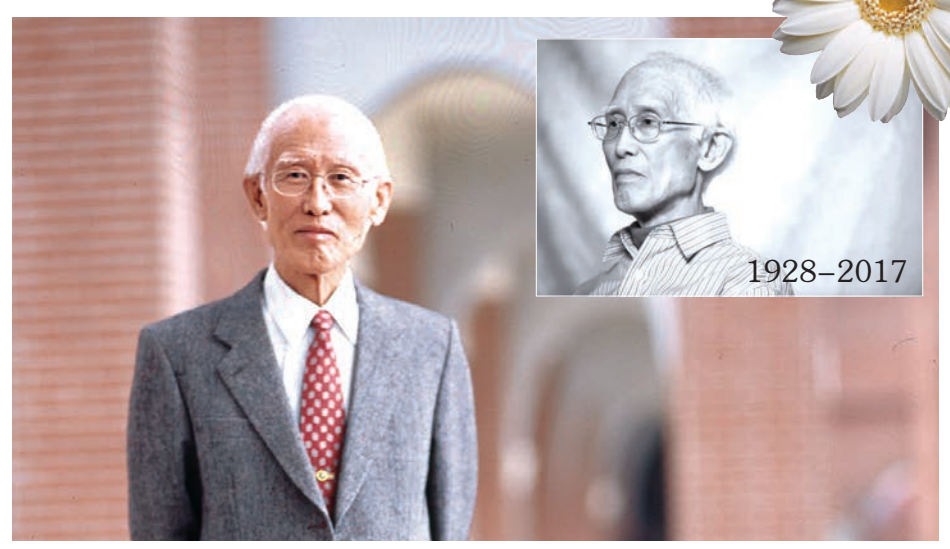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「伴手禮」是手杖、香爐和兩張地圖。余太太在杭州出生，我送的一張地圖詳繪大杭州的山水，希望二老將來還有機會在勝美之地登山臨水；另一張則爲「北斗」版大幅面「撕不爛地圖」。余先生酷愛地圖，中學時曾爲女同學代畫地圖作爲功課。他爲長沙的李元洛散文集《鳳凰遊》寫序，奉送親自繪製的「湘鄂遊記簡便地圖」。他一生推崇荷蘭畫家梵谷，在他翻譯的《梵谷傳》裏，就附錄了他手繪的梵谷行蹤圖。二〇一四年澳門大學中文系舉辦余光中作品研討會，在我的建議和鼓勵下，北京大學的劉勇強教授就以余光中和地圖爲題材，寫了一篇小型論文。

「……在長江和黃河之間／枕我的頭顱，白髮蓋着黑土／在中國……」和「用十七年未饜中國的眼睛／饕餮地圖」是余先生名詩的句子。

面對我送的這張地圖，拿着放大鏡，詩翁應能又一次神遊華夏的山水和名城。從前看香港《大公報》、《明報》和台北《聯合報》等報的副刊，字雖是小楷小宋，兩片老花鏡就夠了。當年《大公報》馬文通兄約稿（後爲傅紅芬女士約稿），我徵得詩人同意，在《文學》周刊先後發表過很多光中先生的詩篇，有一兩次整版都是他的作品。馬兄厚愛，我還在這周刊連載長文章，評論余先生的詩作。余先生敬惜字紙，包括報紙，這些都一一保存。家徒四壁？余家的四壁徒然只是書刊。他書齋的書災，從以前台北的廈門街鬧到現在的高雄光興路。

與詩翁夫婦晤談，閒話家常。下午五點半出發到「新統一」用餐，路上二老有我和千金余幼珊攙扶。共進晚餐的還有金聖華、黃秀蓮和王玲瑗幾位，都是與「紀錄片」有關、翌日要「作秀」的。兩個多小時裏，慢慢吃，閒閒談，高雄和香港兩地的語言和風俗，是零零散散的內容。餐廳的名字引人思考，卻沒有成爲話題。餐廳的陳設和氣氛都有西式的典雅，高雄這台灣第二大城西風可掬。

昔日敘談，管它是長桌或者圓桌，管它在尖沙咀或者馬料水，只要勝友如雲、老友如雲，余先生一定妙語如珠。他翻譯過英國才子王爾德的四部喜劇，其趣語機鋒，一定可以和我想像中的王爾德比美比雋。如果是「沙田四人幫」的聚會，又或者是四人幫之外還有金耀基這另一位才子（金教授當過中大校長），則話語之精妙，可供錢鍾書寫入《圍城》續篇。有一次沙田幫在余府餐敘，教過莎士比亞的余先生，對着同仁Gaylord Leung梁錫華說，「我有一副對子了——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, The Gaylord of Shatin」。對子中，前者是莎翁一部戲劇的名字，後者指的是梁錫華——他本名是梁佳蘿。Merry 和Gay都是快活的意思。一九八五年余先生離開香港赴高雄中山大學，沙田幫之一黃國彬寫作大品散文以爲送行，文中把詩人的咳吐珠玉記敘一番。如今錫華和國彬遠在加拿大，四人潰不成幫，要記敘友情的話，只能沿「離散文學」（diaspora）一途。我們似乎在象牙塔裏不理世事，其實社會時代的現實都在四人的思維和書寫中頻頻出現。



四人幫兼治中西文學，所以出語往往混雜（我不禁要用hybridity一詞），或會爲人詬病。其實四人都熱愛中文，余先生不用說，錫華和國彬都是散文高手，中國文學修養深厚。余先生禮讚中文的雋句，我這裏非引錄不可：是「倉頡所造許愼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緊義山所織錦雪芹所刺繡」的美麗中文。沙田四人幫固然在高雄不全，在香港更是絕跡了。幸好內地諸學者如喻大翔、曹惠民所稱道的沙田文學還在。是晚餐敘、翌日作秀的金聖華和黃秀蓮，還有在「紀錄片」出鏡而這次沒來的樊善標等等，與沙田校園有淵源的文學，正以現在進行式存在。

詩翁年邁，雖然人在高雄，已無復當年聲咳的雄風。進餐時，詩翁兩次到洗手間，我都攙扶。觸感他瘦削的手臂，我胡想到所謂文人「風骨」。宴會結束，下樓梯時，兩位女士左右扶持，步步爲營間我聽到詩翁說「這裏爲什麼這麼黑」，語氣帶着驚恐。高雄是陽光之城，當下序屬三秋，白天艷陽和煦。現在是金秋的良夜，清風習習，但大家都沒有夜遊的雅興。詩翁夫婦回家，其他各人返回住處。這又使我想起一九九〇年代港台內地文友在港島夜遊的怡悅往事，很有杜甫詩「仙侶同舟晚更移」的風致。

二十六日上午我原來可以到余府陪兩位老人家的——其實我年達古稀，鄰居小孩多以「爺爺」敬稱，也是老人家了。半個世紀的悠悠歲月，可樂談可感嘆的事情哪會少呢？詩翁要休息，他連中午中山大學校園貴賓餐廳的宴會都因要休息而缺席，而由余太太代表。菜餚豐美，賓主暢敘。然而啊，台灣「梅花餐」（宴席只提供五菜一湯）的口號早就不叫，香港「珍惜食物」的標語是空話，內地「光盤行動」實踐不起來。兩岸三地在熱情好客方面，早已統一。身爲遠客，我自然不宜曉以「光盤」的大義。

餐後到校園裏西子灣畔的「西子樓」，教務長黃心雅教授周到地駕車與我同往。我先對着門口的詩板端詳起來。六月在中大，被炎陽曬昏了頭腦，沒來觀看余先生的詩《西子樓》。我看啊看，樓裏的廳中已坐滿了師生校友和我們幾個「紀錄片」的參與者。壽星詩翁與夫人坐鎮主席，衆小星恭而拱之。中大副校長陳陽益、教務長黃心雅、余先生和我先後發言。

陳教授稱讚在校三十二年的詩翁，是鎮校之寶；他不看稿子而舉出余先生詩文篇目數字，言辭得體。黃教務長縷述余先生的貢獻，包括他主持的文化基金會講座，親力親爲籌劃。余先生講話時，憶述當年在港對粵語「識聽不識講」的無奈；論薪金，他直言港台兩地的數目是一樣的，但一是港幣，一是台幣。香港的歲月，目前在座有中大舊同事我黃維樑和金聖華，因而說過的是「黃金歲月」。余先生講話不掩親切幽默的本色，但聲音小了，也不像從前的鏗鏘。「紀錄片」內容是余先生的香港時期，我講話時三言兩語把主角的生活和作品加以概述。詩和從前一樣多產且優秀，包括情詩——給妻子的情詩，如《杏燈書》如《兩相惜》。我講時「偷看」在場的女主角，余太太似乎靦腆了。

跟着放「紀錄片」，四十分鐘裏，金聖華、我、黃秀蓮和樊善標分工講說。我講時沒有忘記余先生親筆寫的那一句：在香港是一生中「最安定最自在的時期，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學生命裏佔的比重也極大」。接下來切蛋糕，分享。我在中山大學當過客座教授，舊日的同事與學生等等，全場百多人，都來祝壽，也互道平安。

黃昏來了，詩翁請大家到樓外看風景。西子灣風景之令人陶醉令人惆悵者，莫過於黃昏。從詩人年邁到詩翁，《西子灣的黃昏》、《蒼茫時刻》等詩已是中大人集體的詠嘆調。我看着落日，看着余先生看着落日，彷彿深情看着。「看落日在海葬之前／用滿天壯麗的霞光／像男高音爲歌劇收場」。這一天的聚會我的記述草草收場，我與余先生交往的故事，快五十年了，更還沒有從頭細說。

十二月十四日余先生仙逝，快速得我措手不及，錐心不安。我想起那個黃昏看着余先生看着「落日在海葬……歌劇收場」……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

• **黃維樑**，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；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、美國Macalester College客席講座教授；已出版著作《香港文學初探》等二十多種。

悼余光中先生

□丘樹宏

昨天
你說出了
多少人的
鄉愁

今天
你成為了
多少人的
鄉愁

（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於廣州）

• **丘樹宏**，廣東省中山市政協主席、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。已出版十餘部詩集、人文社科著作，近年創作了《共和國之戀》、《孫中山》、《海上絲路》等十幾部大型史詩，獲得郭沫若詩歌獎、中國最佳年度詩集獎、廣東省「五個一」工程獎和魯迅文藝獎、百年新詩「最具實力詩人」等多個獎項。

余光中璀璨的五彩筆

余光中有五色筆：用紫色筆來寫詩，用金色筆來寫散文，用黑色筆來寫評論，用紅色筆來編輯文學作品，用藍色筆來翻譯。

詩是余先生的最愛，從《舟子的悲歌》開始的十多本詩集，其詩篇融會傳統與現代、中國與西方，題材廣闊，情思深邃，風格屢變，技巧多姿，明朗而耐讀，他可戴中國現代詩的高貴桂冠而無愧。紫色有高貴尊崇的象徵意涵，所以說他用紫色筆來寫詩。

余教授的散文集，從《左手的繆思》開始共十多本，享譽文苑，長銷不衰。他的散文，別具風格，尤其是青壯年時期的作品，如《逍遙遊》等卷篇章，氣魄雄奇，色彩燦麗，白話、文言、西化體交融，號稱「余體」。他因此建立了美名，也賺到了可觀的潤筆。所以說，他用金色筆來寫散文。文學評論出於余先生的另一枝筆。在《分水嶺上》等書裏，他的評論出入古今，有古典主義的明晰說理，有浪漫主義的豐盈意象，解釋有度，褒貶有據，於剖情析采之際，力求公正，效黑面包公之判斷。他用黑色筆來寫評論。

余教授又是位資深的編輯。《文星》、《現代文學》諸雜誌以及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》等選集，其內容都由他的朱砂筆圈點而成。他選文時既有標準，又能有容乃大，結果是爲文壇建樹了一座座醒目的豐碑。他用紅色筆來編輯文學作品。

招魂

□熊鶯

安徽安慶市迎江寺振風塔的香案下，一個人影斜進來，遲疑、踱步、逡巡。母親把他摟得更緊了。日本兵的靴聲漸漸遠去。那年少年九歲。

南京、上海、安南（越南）、昆明、貴陽、重慶，後來少年去了香港，台灣，美國。一條流亡路線，也是生於一九二八年的余光中那一代人的人世離亂地圖。

在台灣，他居住的時間相對最長，長到花販貨郎已儼然親人。他去樓下巷口的藥店買藥，老闆娘在櫃枱後面招呼他。他問老闆可好呀，「過身了——今年春天」，老闆娘泫然淚下。慈母過世，他去藥店買藥，淚流的是他了。老闆娘嚶嚶相慰。各自講着鄉音，都不是台灣話。

那年，與霜髮滿頭的余先生在澳門漁人碼頭的新賈梅士餐廳共餐，長長的餐桌，先生與夫人范我存女士對坐。一道菜，煙三文魚、蝦仁、蟹柳、雞蛋、菠蘿，外加時令蔬菜做成的「煙三文魚沙律」，師母用勺子深情款款一點點往先生的碟裏送。專欄作家李昂開始聊美食，有人「揭發」李昂曾專程乘飛機，去法國品一道菜。那時，余夫人心中也有一道菜：

一九三八年，四川樂山，兵荒馬亂。每個清晨，上學路上，她會經過一位老人的門前。老人老到牙都沒了，他坐門前吃飯，一碗白米飯，一碗四川泡菜，老人一口飯，一口泡菜，一口飯，一口泡菜，就這麼吃着……

「彷彿好吃得不得了。」說這話時，當年七歲，從南京轉移至「大後方」樂山的少女，已八十多歲。

有的餐廳再遠我們終可以抵達，而有的食物分明是一段光陰，又怎樣啓程，如何前往？

「外紅、內白的那一種蘿蔔皮……」余夫人一口川音，轉臉望向從四川去的我。

在美國密歇根和賓夕法尼亞時，他確定自己的故鄉在台北。在台北，他確定自己的故鄉在大陸，而大陸那一邊，又分明沒有自己慈母慈父的慈骨與祖牌。如今余先生過世了，魂歸何處？母親長眠台灣圓通寺，不只是光陰、無邊鄉愁染白了鬚髮睫毛的先生，在圓通寺在天國，不知是否已與慈母相遇？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

▲二〇一四年，余光中先生一家於西安大雁塔禮佛

• **熊鶯**，現供職四川省作家協會。著有非虛構散文集《你來看此花時》、《遠山》。作品曾獲豐子愷散文獎，同時入選多個中國年度散文。

那年在無錫

——痛悼余光中先生

□陶　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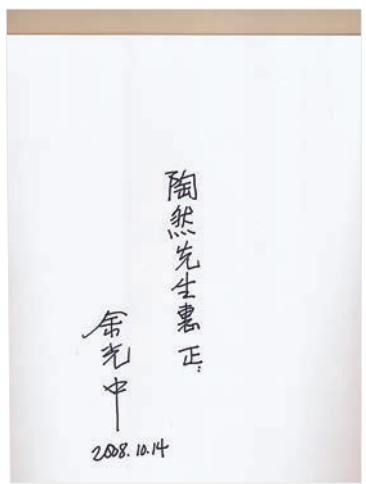
網絡突然傳來消息：余光中中風，入院。吃了一驚，余先生病了？群組裏還在互相探問，正當還沒有完全證實，又傳來病逝的消息。雖然近年他似無消息，不過在我的印象中，他還是很健康。我多次在香港的文學聚會中與他相遇，並且言談甚歡。但是也僅止於寒暄幾句而已，並無深交。對於他的生活細節，可以說是一無所知。

他的盛名早就聽過，何況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五年間，他曾應聘到香港中文大學任中文系教授，跟香港貼近，使他的名聲更響。當然，雖然有許多讚揚聲，但也引起過爭論。姑勿論爭論的背景如何，但發生在他身上，肯定有緣由。

我沒有聽過他系統的對文學的看法，但從他所著的書裏，多少可以窺見他的主張。他的《鄉愁》，一度被宣揚得厲害，也許這首詩並不是他最好的詩，以他的成就，肯定還有其他更好的詩。但這首詩，肯定也被認爲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我在成都，參觀「杜甫草堂」時，沿着小徑走去，忽然瞥見草叢邊上豎着一塊牌子，上面還刻有詩句，仔細一看，原來就是余光中先生的《鄉愁》。

我接編《香港文學》不久，余先生便主動寄詩稿來，讓我感到溫暖。後來他也不斷地寄詩寄散文寄評論支持，而且都是用規整的圓珠筆寫成的。我看着那一筆一畫，體味到那種認眞負責的態度。有時會有附信，也都三兩句，並不多言。一切都好像是作者與編者之間的關係，有點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味。我雖然敬仰他，但從來不逾矩，人家是大家，我何必去湊熱鬧？

我不清楚他怎麼想的，因爲我基本上沒有跟他深談過。但，他忽然從台灣寄我一本他當時剛由九歌出版社出版的新詩集《藕神》。我看到書是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出版的，而他一個星期後的十四日就簽寄我，讓我感恩非常。至少，我以爲我還存在他心中。詩集《藕神》裏有一首詩《藕神祠》，副題爲：濟南人在大明湖畔爲李清照立藕神祠，開首便是，天妒佳偶，只橫刀一分／就把美滿截成了兩半。不必再看下去，便明白李清照趙明誠的悲苦命運。《藕神祠》雖然是一首敘事詩，但寫的情意綿綿意境深遠，感人至深。



余先生仙風道骨，貌似嚴肅，其實並不盡然。內地學者李元洛是我的北師大師兄，他與余先生相熟，飯桌上經常談笑風生。他說余先生開玩笑，說有個徵稿啓事，是這樣寫的：園地公開，歡迎投稿。形式自由，長短不拘，稿費從優。余先生說得一本正經，聽者初聽莫名其妙，定下神來，才爆發出大笑聲。

二〇一〇年五月，江蘇省台港文學研究會在無錫江南大學召開年會，我在那裏遇見余先生。晚會時，余先生率先出場，親自朗誦了他的幾首詩作，接着學生們表演了余先生的配樂朗誦詩作。之前，當司儀讀出余先生的名字時，全場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和歡呼聲。那種眞誠，是在場的人，誰也忘不掉的。

也就是在那次會議上，休息期間，我和余先生有了一次聊天的機會。但聊了也就聊了，既沒記下來，事後也不在意；如今想要追憶，已屬不可能。曾經有過，也就是了。聽說當時余先生似有意在無錫一帶買房子居住，當然只是傳聞，不知眞實情況如何。

如今，余先生已然長眠高雄，祖家離他更遠了，如今重讀他的《鄉愁》，恐怕愁上更加愁了。

願余先生安息。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急草

• **陶然**，香港著名作家，現任《香港文學》總編輯兼《中國旅遊》副總編輯，著有《追尋》、《與你同行》、《一樣的天空》、《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》等。